

△六岭杂谈

母亲的凌霄花

蔡 英

人与人是讲究缘分的,人与草木也深藏秘缘,而且藏得更深。多少岁月蒙上厚厚的灰尘,而心底的那些草木,依然如秋晨的露水般清新。每回见到不曾谋面的花,我都忍不住停下来多看几眼,将其视为大自然给我的恩赐与成全,成全我那颗对未知事物强烈的好奇心。与这些花的不期而遇,让我确信这天地有一种草木精神,值得我用一生去仰望,去守护。

同很多人一样,最早知道凌霄花的名字,是来自中学时代的课文《致橡树》,诗人舒婷那句脍炙人口的“我如果爱你,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,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当时,虽然不认识凌霄,却是对它存了鄙薄与不屑的心。那年夏天,母亲带我去舅舅家。她提着鸡笼,里面装着一窝毛茸茸的小鸡,我则提着一袋鸡蛋。雨后初晴的阳光明亮热烈,山间郁郁葱葱的草木散发着馥郁的芬芳。到舅舅家要翻过两座大山,走到一处大岩石下,我们坐下来歇息。这片陡峭的岩石上长着一丛丛绿藤,开满橙色的喇叭一样的花,朵朵明艳动人。母亲微笑着告诉我,这叫凌霄,小时候你外公采来做草药呢。原来这就是凌霄。我不由为它叫屈,如此美丽的

花,怎么有攀附权贵的恶名呢。

回头看到母亲晒得漆黑的脸,粗糙开裂的双手,皱巴巴的衣服,不由悲从中来。家里四个孩子读书的费用像一座大山,压得她和父亲喘不过气来。母亲像一台机器,种地、喂猪、收荒货,除了睡觉,一刻也没有歇息过。一成不变的艰苦清贫的日子,像身后的天空一样没有尽头。这回,她并不是纯粹地回娘家,探望兄嫂,而是去借学费。舅舅家住在大山里,谋生更为艰难,只是表兄表姐已参加工作,所以手头稍稍宽裕些。当舅舅把一摞厚厚的,由五十、二十、十元积起来的钱,塞进母亲手里时,她的手微微颤抖起来。她掏出一方旧手绢,谨慎地将钱层层包裹起来,放进贴身的衣袋里。返程,再从岩石下经过时,母亲抬头看看凌霄花自言自语,这花不怕热不怕苦,整个夏天都在开花呢。她又看看我,说细伢子不要怕吃苦,小时舍不得吃苦,以后吃的苦更多。我忍着泪点头,突然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与担子。那以后,我发狠读书,经常做题到深更半夜,从不言苦。大学毕业后,我如愿以偿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,给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。

今年初夏的一个傍晚,我在社

区公园散步时,发现有一株老树挂满橙色的花朵。走近一看,这株老树早就枯死了,树上长满翠绿的长藤。藤与树浑然一体,粗的枝干,茂盛的叶子,枝条的顶端开着一簇簇金钟般的花儿。橙色的花朵密密麻麻地拥抱着在一起,数一数,一簇竟有十来朵,开得热烈明快。炎炎夏日里,这些花朵看似娇弱,它们不知疲倦地开了一轮又一轮,像我那不辞辛苦的母亲。如今,我们都在城市安家立业了,按说她能安享晚年了,可她仍闲不下来,种菜养鸡,还坚持种了二亩水稻。父亲体弱多病,无法帮上忙,她就独自承担起所有的活计。天蒙蒙亮,她就起床挑水浇菜,然后做饭喂鸡,再背着锄头去田间劳作。农闲时,她到附近的茶厂打小工,摘茶叶……

母亲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底,求学也好,工作也好,我都比别人勤奋,比别人能吃苦。这么多年吃过的苦,变成源源不断的养分,滋养了我的体魄与精神。如今,我也有孩子,时常将母亲那句话讲给他听,希望他像凌霄一样不怕苦,一路攀登,一生向上。

(蔡英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南方草木记》《水墨村庄》)



草龙行空

雷洪波 摄

远去了的捣衣声

——滩头古镇四十八码头的回忆

余德平

如果说故乡是一首隽永的小诗,清清的溪水便是诗眼,而青石板码头就是故乡的诗魂了!每当我身心疲惫时,真想一头扎进故乡隆回县滩头古镇那碧玉似的溪流,洗濯出一缕缕清新的情绪,一任思念的帆船,驶向那有水磨坊、石拱桥、青石板的“四十八码头”……

溪流从镇头到镇尾,不过 1500 米,却遍布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青石板码头,滩头人称“四十八码头”。这些码头可不是用来摆渡的,而是洗衣码头,大多是公用,也有的人家图方便,就在自家的屋后垒起了简易的码头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故乡的青石板码头永远是那么美丽和宁静。镇子里的人们在码头上担水、洗衣、洗菜,间或还能看到青年男女的情歌对唱……古镇人们过着如诗般的田园生活。

每当古镇从第一缕晨曦中悠然醒来,四十八码头上,便开始响起捣衣服的棒槌声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棒槌声声击碎了古镇的那份静谧,捶碎了一湾晶莹剔透的溪水。

来到溪边洗衣服的妇女们,往往将衣物摊在码头的条石上,高挽着衣袖,露出一大截白生生的玉臂,把一件件脏衣服又搓又揉,挥举着棒槌使劲地舞动。棒槌响着欢快的节奏,节拍的起伏声随波荡漾在溪的四周,再慢慢弥散开来,与不远处

的炊烟一起袅袅升腾在古镇的上空……她们边洗衣服,边嘻笑着互相打趣挑逗,说着这家那家的风流,张家李家的长短,讲着喜闻乐见的种种趣事儿。男人们则担着水桶从溪边的水井里挑水食用,偶尔也会加入女人们的谈论中。

酷暑难熬的三伏天,我们这些细伢子也会相约来到洗衣码头,这是孩提时的欢乐园。先是掬起一捧溪水,看那水珠儿在手里轻轻打着转。仰脖,喉头动了几下,一股清甜由嘴到脚底,再由脚底回到嘴里,竟有些让人回味无穷。

喝饱了溪水,便三下五去二褪下衣裤,只剩下小裤衩,或者索性脱了个精光,像泥鳅一样滑下了溪流,或将小手伸进码头下的石缝里去抓螃蟹,或用竹篮去捞鱼。溪里成群结队的条子鱼,怡然自得地在你周边畅游,好像唾手可得,然而你真用竹篮去捞,它们却倏忽一下散开了。你住手,它们又回来了,有的还把嘴露出了水面吐泡泡,好像成心挑逗你!倒是将洗菜用的竹簸箕,伸进摇曳多姿的水草里那么一撮,提将上来,往往收获颇丰。只见簸箕里的小鱼小虾裹挟着水草,一个个活蹦乱跳的,煞是可爱!

我们这些小调皮还会在溪水中疯玩,用小手击起一片水花,和小伙

伴们打水仗,或者索性在水中摔起跤来,硬要把对方摁倒在水里,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凉水,才会像得胜的将军一样鸣金收兵。常玩的还有打水漂的游戏,在水中摸出一块瓦片、瓷片或薄薄的小石块来,捏在手中,侧着身子顺着水流的方向猛力丢去,就会在水面上激起串串的水漂,最多的可达数十个!打累了,疯够了,就在溪水里游起了泳,或将头埋入水中“扎猛子”。

夏天的晚上,有时风也偷懒不见了踪影,人变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那时别说没有空调,就是电风扇也是稀罕物,纳凉只有一把破蒲扇。睡觉之前,我们就会来到码头上,将自己脱了个精光,赤条条地跳进溪水里,与星星嬉戏,玩水中捞月的把戏,感觉是一下子从火炉中来到了冰窖里,不一会浑身竟起了鸡皮疙瘩来。洗完澡回家就睡大觉,一个晚上都不会出汗,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。

而冬天的溪水则是温热的,早上气温低的时候,来到石码头上,你会看见溪水还丝丝缕缕地冒着热气,洗衣洗菜绝对没有寒凉刺痛的感觉。

也还真不枉了这一湾好溪水,滩头的妹子们一个一个出落得水灵灵的,就像花骨朵儿似的,就像用溪里的水做出来的嫩豆腐似的。

故乡的四十八码头,今天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只有残存的几个,依稀印证着当年的繁华。而洗衣女那充满韵味的棒槌声,也已远逝,成为了记忆中的因子。



△宝庆人物

新宁籍明代廉臣李敏

蒋双捌

闻说新宁县白沙镇有明代廉臣李敏墓,今年八月二十六日,我与县作协的朋友特意前往拜谒。

墓地位于原石鹅村银鸡头,离 218 省道不远。面积大于普通墓地,砌有条石堡坎,前有祭台,后有碑记。特别是这篇《重修资明公墓碑记》,让我很是上心,于是拍照下来,择要录之于后:

“三代祖考李公讳敏,字资明,号白沙。明永乐庚子科举人,甲辰刑宽榜进士。初任南京行人,次任福建道监察御史。条议国事,洞悉利弊,皆可见诸实行。襄办外事,赞助郑和出使西洋,勋猷社稷,擢任广西按察使,兼兵备道。旋因征讨有功,升两广总督金都御史。为官刚正廉明,善体民情。所得清俸诸多周济贫乏。凡有裨于国计民生,虽千万不惜。如整修秦代灵渠,建设桂林水东门,创建甘塘渡浮桥等,有功于国,有利于民,粤人躬饮其德,竖碑勒石,遗迹犹存。公于明正统六年卒于总制两广任署,囊橐萧然。杨夫人变卖首饰,扶柩旋里安葬于我邑白沙乡银鸡头大人园。闻耗路祭数百里不绝。其光辉业绩载于县志、府志贤达传,省志名臣传,入祀两广名宦祠。”

仔细赏读这篇碑记,不胜唏嘘,李敏公能金榜题名,本身就是邑人的骄傲,更何况是廉臣。碑记中说李敏是“甲辰刑宽榜进士”,此处有误,实为邢宽。邢宽是这一科的状元,故称邢宽榜,李敏为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。“初任南京行人”,“行人”是明清时期跑腿的小官,从七品,这说明李公是从最基层做起的。初入体制中,只是给上司跑跑腿、倒倒茶、传传话——其实这

△岁月回眸

远去的补锅匠

申云贵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乡下经常能看到补锅匠。

“补锅喽,补锅喽!鼎锅菜锅荷叶锅、洋瓷面盆洋瓷碗……”随着长长的吆喝声,村子的宁静被打破了。妇女们把头从门口伸出去望一眼,赶紧寻找需要修补的破锅烂盆。孩子们飞快地向村口跑去,一边跑一边喊:“补锅的来了,补锅的来了……”

补锅匠姓张,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,长得高高瘦瘦,脸上黑一道白一道,像没洗干净抹桌布。他挑着一副担子。担子一头是风箱和火炉,另一头是一个大木箱。

张师傅走到一户人家的台阶上,热心的主人早就搬来了板凳。张师傅放下担子,向主人讨一盆水,然后生起了炉火,又打开箱子,把锤子、坩埚、毡布什么的都掏了出来。

很快,张师傅身边围满了人,这个问:“张师傅,我这个锅能补不?”那个说:“张师傅,我这个洋瓷杯子破了一个大口子,也能补吧?”张师傅总是头也不抬,随口就答:“能。”

炉火烧旺了,张师傅把小坩埚插进炉火中,往坩埚里丢几块废铁皮。然后拿起一个要补的锅,端详一会,用小铁锤把铁锅外面的铁锈和灰渣敲掉。一切准备就绪,坩埚里的废铁皮也变成了红色的铁水。

开始补锅了。只见张师傅把铁锅立起来,用两只脚夹住,固定好。接着拿起一块毡布,在上面放一些草木灰,压实。然后右手托着毡布,左手用铁钳夹起坩埚,把铁水倒在毡布上。说时迟,那时快,张师傅右手托着铁水飞快地贴向铁锅的破洞。与此同时,左手拿起一根“布棍”,在破洞的另一面顶着。一股青烟冒起,锅就补好了。锅补好后,张师傅用一个刷子,沾些泥水在“补丁”的里外都抹一遍。完成这一步,还要用铁锤和砂布把“补丁”弄光滑。

张师傅很健谈,手里忙着嘴也不闲。他说补锅的关键是铁水倒在毡布上后,要又快又准地贴到破裂处。慢了铁水会凝固,还容易烧伤手。为了证实

是好事:一是广泛接触各阶层人物,广积人脉;二是看各级官员怎么处理事物,理清套路,增长见识。读了万卷书,行了万里路,阅人无数之后,又有名人指路,加之自己的勤勉和识见,他想没成就都难。

李公做福建道监察御史时,只是一个地方官,但“条议国事,洞悉利弊,皆可见诸实行”。这很难得,朝廷设御史,本为了上书言事,以达天听。但御史这个活风险极大:倘若言语不合,削职为民是小事,倘若龙颜不悦遭到不测,也是极平常的事。而李公的“条议”,既能“洞悉利弊”,又可“见诸实行”,这就十分难得的了。风云际会,自然是“士为知己者死”而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了。

李公博学多才又是个多面手,能“襄办外事”。赞助郑和下西洋,他做后勤保障,这差事,非能臣不能为,更非廉臣不能为。郑和下西洋的作用和意义,历史上自有肯定;李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,也不必待言,朝廷升迁李公为广西按察使,自在情理之中。

李公最大的官做到两广总督,是因为他“征讨有功”,又说明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全才。李公不仅是能臣廉臣,还是个善人,拿了俸禄就去“扶贫”,这应该与他的出生和秉性有关:出身贫苦不忘寒门,心存善念而见不得贫乏。修整灵渠建浮桥之类,本来应该是财政拨款,他竟然“虽千万不惜”。李公死在两广总督的任上,竟然“囊橐萧然”,靠夫人“变卖首饰,扶柩旋里安葬”。

李公留给后人的,只有他的清名而已!

(作者系新宁县第五中学教师)